

你长大之前



必读的66本书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刘凯芳 等 译



第三辑
12-16岁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你长大之前必读的66本书 ·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刘凯芳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The Christmas Stories

根据 The Caxton Publishing Company 1890 版翻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英)查尔斯·狄更斯著;刘凯芳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你长大之前必读的66本书)

ISBN 978-7-02-012012-3

I. ①狄… II. ①查… ②刘… III. ①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0489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马 博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73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5 插页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7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12-3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关于本书

1988年,一位英国记者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写下一条大胆的标题——狄更斯:“发明”圣诞节的人。这位记者大概只是个热情洋溢的狄更斯铁杆粉丝,然而他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学院内的狄更斯研究者们自此不肯放过这个标题。每篇谈到圣诞节的狄更斯研究作品都要引上这句话,接着立刻声明:这种说法是错的。

学者们严谨求证,找出了一本于1835年出版的画册《圣诞节之书》,并不乏兴奋地宣称,狄更斯书中那有名的温暖亲切的圣诞元素在这本书里就已经出现。这本画册的作者叫罗伯特·西摩,有趣的是,他正是《匹克威克外传》的插画师。

可能有读者已经感到疑惑:圣诞节发明者的讨论怎么始终围绕狄更斯?圣诞节是由救世主耶稣降生而来的啊。确实,早在狄更斯和他的画家朋友出生前近两千年,圣婴就已经降临,哪轮得到他们来“发明”圣诞节!然而我们知道的这个节日本身似乎来得没那么理所当然。资料证明耶稣降生的日子可能在1月、3月、4月、5月、9月……就是不在12月25号。这样看来,耶稣自己甚至没有决定圣诞节的日子,其实12月25号是古罗马基督教堂为了和异教斗争,特意选了这一天定为国家节日。正因为这种“离经叛道”,圣诞节在十七世纪被虔诚的英国清教徒们无情废除;虽然后来再次恢复,但到了狄更斯出生的十九世纪初,圣诞似乎已经被遗忘——1790至1835年的泰晤士报只字未提圣诞节。

那时的圣诞节基本被用来休养生息,现在这种世界同步的全民消费主义狂欢全然不成气候。很多被认为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也还没有:圣诞树是1848年维多利亚女王的树被《伦敦新闻画报》报道后流行起来的,而圣诞老人更是1860年才逐渐从美国传入英国……而早于这一切出现的,就是狄更斯1843年出版的《圣诞颂歌》。



《圣诞颂歌》的故事大家都熟悉，冷血商人斯科鲁奇跟着三个精灵游历一番后受到圣诞精神感召，变成善良的好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如今看来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元素，它怎么会成为圣诞精神的代表，甚至“发明”作呢？原来，在狄更斯的年代，冷酷的斯科鲁奇才是社会主流三观。在所谓“饥饿的四十年代”，英国社会被贫穷和不安控制，而富人们对此的态度是：穷人越穷越该拼命工作，甚至禁止穷人星期天放松购物，至于饿死的穷人——流行的观念来自马尔萨斯《人口论》——正好可以削减过剩人口。因此狄更斯描绘的那种充满快乐的圣诞节远非现实，而是他的美好愿景。狄更斯小时候圣诞节并不流行，而且如前文所说几乎绝迹；然而狄更斯的家中圣诞节是另一番景象：家人一起猜字谜、玩魔术、做游戏。狄更斯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快乐，因此他扮演起了圣诞节的推销员，将自己的理想用故事表达出来。他说：“我的目的是，用一种适宜这个美好季节的异想天开的方式，唤醒基督教的土地上应该永驻的仁爱 and 宽容的精神”。大概是憋着心里的一股劲，狄更斯在六周内几乎一口气完成了《圣诞颂歌》，而写下了“全文完”三个字后，狄更斯像个女人一样突然哭了起来。

狄更斯想传达给人们的圣诞精神非常朴素，无非是人人都该享有家庭的温暖和人们的友爱。《圣诞颂歌》中斯克鲁奇的外甥代替狄更斯做了一番演讲，圣诞节“是个很好的日子；是个充满爱心和宽恕，与人为善的快乐的的日子；就我所知，在长长的一年中，只有这个时候，男男女女仿佛都会不约而同地自由敞开紧闭的心扉，再也不将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看成是走在另一条路上的异类……”从这本书流行以后，人们才按照故事中那样进行家庭团聚、互换礼物、享用大餐，而人们用“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相互祝福，也是在狄更斯的故事中才首次出现，并从此流行起来。

狄更斯的努力是成功的，一次在美国的波士顿，狄更斯当众朗诵了这个故事后，一家大工厂的老板费尔班克斯先生决定再也不在圣诞节开工了，并且第二年的圣诞节还送给每个工人一只大火鸡。狄更斯自己颇得意，给朋友写信讲道：《圣诞颂歌》“是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而杰弗里勋爵评价道：“这部书所起的好作用，比1842年以来基督教世界所有的讲道坛和忏悔室所能做到的还要多！”这本书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当季最成功的圣诞图书，甚至新年过后大家仍然持续地购买着。这本书日后也是狄更斯被改编得最多的作品。

有学者狡黠地评论道，虽然《圣诞颂歌》对拜金主义表达了不满，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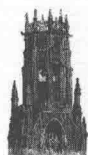
却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并将这一现象扣上“讽刺”的帽子。然而,真正“讽刺”的是,虽然这本书销售极快,可怜的狄更斯却并没赚到什么钱。因为想把最完美的感觉传递给读者,狄更斯和出版社“查普曼与豪尔”下了大功夫保证精美的外观,用非常精美的工艺制作本书,过高的成本导致利润极低;并且发行不到两周,美国就出版了盗版,因此上一本《马丁·瞿述伟》就已经没赚到钱的狄更斯靠这本书也没能“翻身”。不过伟大如狄更斯,给人们传递幸福的节日气氛似乎比钱更重要,接下来,他几乎仍以一年一部的诚意为读者们献上自己的圣诞礼物,陆续出版了《教堂钟声》《路边蟋蟀》《人生的战斗》和《着魔的人》。这些故事让人们把圣诞节变成了一家人在壁炉周围团聚的日子。

狄更斯着实像个无私的圣诞老人,曾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运煤工人,把小儿子背在肩头行进,而他就仁爱地一路尾随着,把自己买的樱桃喂给趴在父亲肩上的小男孩。难怪,当1870年狄更斯去世后,美国诗人朗费罗会描述道,“我从不知道一个作家的逝去竟会引起那么大规模的悼念。说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都毫不夸张。”而一个水果小贩的女儿更是怀着天真的悲伤问道:“那么圣诞老人也要死了吗?”

幸运的是,和圣诞老人一样,狄更斯的故事到现在仍陪伴着全世界人们的圣诞节。狄更斯博物馆的留言簿上,一个读者写道,“我的父亲每年圣诞前夜都把这个人的圣诞故事讲给我们这些孩子听。”这些故事就像坐上了驯鹿雪橇一样,带着对所有人的祝福,在圣诞夜随着洁白的飘雪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中,每个孩子的耳边,它们在对我们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个人!”

马 博

2016年12月



目 录

圣诞颂歌	刘凯芳 译 001
教堂钟声	裘因 译 077
炉边蟋蟀	邹绿芷 邹晓建 译 153
人生的战斗	陈漪 译 239
着魔的人	陈漪 译 321

圣诞颂歌

一个圣诞节的精灵故事

刘凯芳 译



第 1 节 马利的鬼魂

首先要说的是，马利不在人世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在他下葬时签字登记的有牧师、教堂执事、丧事承办人和职业送葬人。斯克鲁奇也签了字。在交易所里，无论斯克鲁奇想要干什么事情，他这个名字总是有人买账的。老马利就像门上钉的大头钉那样死得实实的^①。

听着！我并不是说，就我所知，门上的大头钉有什么特别死的地方。我倒是觉得，在铁作行业当中，跟死最为接近的还是棺材钉。不过我们的祖先用这个比喻自有道理，我去妄加评论，未免有失恭敬，那样一来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完蛋了？因此，请诸位还是容我再说一遍，马利就像门上钉的大头钉那样死得实实的。

斯克鲁奇知不知道他死了呢？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斯克鲁奇同他合伙不知有多少个年头了。斯克鲁奇是马利指定的唯一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唯一的遗产管理人，是他唯一的受让人，是他唯一的余产承受人，是他唯一的朋友，是唯一送他下葬的人。斯克鲁奇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并没有为这件伤心事悲痛得忘乎所以，就在朋友下葬的那天，他还狠狠砍了价，为葬礼省下一笔钱。

提到马利的葬礼，又使我回到开头说的事。马利死了，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必须交代清楚，要不然，我要讲的故事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假使我们对哈姆雷特的父亲在全剧开始之前就不在人世这一点还心存疑惑，那么，他夜里在自己的城堡上现形，在东风中漫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那就同某个中年绅士心血来潮，在夜间跑到某个风飕飕的地方，比如说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只是为了吓一吓他那个胆小的儿子

^① 英语中 dead as a doornail 意为“确实无疑地死掉了”。



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斯克鲁奇一直没有把老马利的名字涂掉。多年以来,库房上方依然是那几个字:斯克鲁奇与马利。商行的名字就叫“斯克鲁奇与马利”。新干他这一行的人有时候叫他斯克鲁奇,有时候叫他马利,对这两个名字,他一概回应。这对他来说是一码事。

噢!斯克鲁奇,这可是个一毛不拔的家伙啊!这个贪得无厌的老恶棍,敲骨吸髓,巧取豪夺,搜刮成性。像一块又尖又硬的打火石,但没有钢刀能在它上面打出慷慨的火花来;他就像牡蛎一样行事诡秘,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内心的冷酷使他的老脸冷若冰霜,鼻尖塌了,面颊皱巴巴的,走起路来又直又僵;他双眼发红,薄嘴唇发青;说起话来精于算计,声音刺耳难听。他的头发、眉毛和毛茸茸的下巴上全蒙了一层白霜。他无论走到哪里,身上都会发出一阵寒气来,在大热天也使办公室冰冷冰冷,到了圣诞节,也丝毫没有暖和一点儿。

外界的冷热对斯克鲁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天气再热,也不会使他热乎起来,冬天到了,他也不觉得冷。没有哪阵风比他更加尖厉,没有哪场雪比他更加固执,没有哪场豪雨比他更加不近人情。坏天气对他简直毫无办法。最大的雨、雪、冰雹和霰子只有一个方面算是可以胜过他,那就是它们常痛痛快快地“付出来”,而斯克鲁奇从来不会这样。

从来没有哪个人当街拦住他,眉开眼笑地招呼他说:“你好啊,亲爱的斯克鲁奇,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啊?”没有哪个乞丐求他施舍一个子儿,没有哪个小孩儿向他打听时间,斯克鲁奇这么大岁数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或女子向他问过路。就连盲人的狗仿佛都认识他;那些狗一看见他走近,就会拉着主人躲进门廊,走到院子里,摇着尾巴,仿佛是在说:“见不到光明的主人啊,没有眼睛总比刻毒的眼睛强!”

不过,斯克鲁奇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他就是喜欢这样。侧着身子躲开熙熙攘攘的人生之路,把人间所有的同情心赶得远远的,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正是斯克鲁奇求之不得的开心事。

话说从前有一天——恰恰是一年当中的圣诞节前夕——老斯克鲁奇坐在他的账房里忙着。天气寒冷刺骨,再加上雾气弥漫,他可以听见外头院子里的人哈着气走来走去,一面用手拍着胸脯,在铺石板的路面上跺脚取暖。伦敦城^①里的钟刚刚敲了三点,但是天已经很黑了——这一整天一直

^① 指伦敦旧城,一向是商业和金融中心。



暗暗的——邻近办公室的窗户里烛光闪烁，就像是给这仿佛触摸得到的棕色空气涂抹上一点红晕。雾气从每个缝隙和钥匙孔里钻进来，外面的雾气浓得要命，尽管院子狭得不能再狭，对面的房子还是一片朦胧。看到昏暗的云低垂下来，遮盖住了所有的一切，你很可能想到大自然就在一边酝酿着一场气候的巨变。

斯克鲁奇账房的门开着，这样他就可以时刻监视那个办事员，办事员在外面他房间里抄写信件，那个房间又小又暗，简直就像个柜子。斯克鲁奇账房里生了很小的炉火，办事员房间里的炉火就更小，看起来简直就像只有一块煤。他没法多加煤，因为斯克鲁奇把煤箱放在自己房里，要是办事员拿着煤铲进来，东家肯定会叫他另谋高就。正因如此，办事员便围上了白羊毛围巾，并且还想靠烛光暖和暖和，这个人一向没有多少点子，他那样做自然没有什么用处。

“舅舅，圣诞快乐呀！上帝保佑您！”有人兴高采烈地叫他。说这话的是斯克鲁奇的外甥，他动作够快的，话音刚落，人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呸！”斯克鲁奇说，“胡扯淡！”

斯克鲁奇这个外甥，是在大雾中冒着严寒快步赶来的，只见他浑身暖烘烘的直冒热气，他的面孔红彤彤的，很是英俊；他双眼闪闪发亮，嘴里往外呵着白气。

“舅舅，圣诞节是胡扯淡？”斯克鲁奇的外甥说，“我有数，您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斯克鲁奇说，“圣诞快乐！你有什么权利好快乐？有什么理由好快乐？你够穷的了。”

“哎，哎，”外甥兴致勃勃地说，“您有什么权利闷闷不乐？有什么理由垂头丧气？您够有钱的了。”

斯克鲁奇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回答来，便又“呸！”了一声，接着又加了声“胡扯淡！”

“别生气呀，舅舅！”外甥说。

“我怎么能够不生气？”他舅舅回答，“这个世界上全是些傻瓜。圣诞快乐！去他的圣诞快乐！圣诞节是什么呀？一到圣诞节，你没钱但还得付账，一到圣诞节，你又老了一岁，却一个子儿也没有多进账，一到圣诞节，你一结账却发现十二个月里每一笔账都赚不到什么钱，不是吗？要是依我的



主意，”斯克鲁奇怒气冲冲地说，“那些四处乱跑嚷嚷‘圣诞快乐’的蠢材，个个都该放到自己的布丁里一块儿去煮一煮，再用一根冬青树枝插在他们心门口，埋到土里去。就该这样。”

“舅舅！”外甥恳求说。

“外甥！”舅舅板着面孔回答说，“你照你的样子过圣诞节，我照我的样子过节。”

“过节！”斯克鲁奇的外甥跟着说，“可是您不过节呀。”

“那么，你就随我不过节吧。”斯克鲁奇说，“祝你过节大有收获！你一向获益匪浅的吧。”

“我敢说，有许多事情我或许是可以从其中获益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好处，”外甥回答，“圣诞节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撇开与圣诞节有关的其他东西不算，单就它的名字和起源也会使人肃然起敬呀。每当圣诞节来临时，我都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日子；是个充满爱心和宽恕，与人为善的快乐的的日子；就我所知，在长长的一年中，只有这个时候，男男女女仿佛都会不约而同地自由敞开紧闭的心扉，再也不将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看成是走在另一条道上的异类，而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起走向坟墓的同伴儿。因此，舅舅，虽然圣诞节从来没有让我的口袋里多上一丝一毫的金银，我还是相信它已经使我获益匪浅，而且还会使我继续获益；我要说，愿上帝保佑它！”

“柜子”里的办事员不由自主地喝了声彩。不过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样做很不妥当，于是他去拨了拨火，把最后残存的一个火星弄熄了。

“你要是再出一点儿声音的话，”斯克鲁奇说，“那你就卷铺盖去过你的圣诞节吧。你呢，先生，很会讲话呀，”他又接着对外甥说，“真奇怪，你干吗没有去当议员呢？”

“别生气呀，舅舅，这样，明天到我那儿吃饭吧。”

斯克鲁奇说他还不如……对，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把整句话说了出来，那就是与其去他家，他还不如先去见鬼呢。

“这是干吗呢？”斯克鲁奇的外甥嚷道，“干吗呀？”

“你干吗成家呢？”斯克鲁奇说。

“这是因为我爱上了呀。”

“因为你爱上了！”斯克鲁奇恶声恶气地说，仿佛这世界上就这一件事情比圣诞快乐更加荒唐了，“你走吧！”



“不，舅舅，可是我成家之前，您也从没有来看过我呀。干吗现在以此为借口，不上我家门来呢？”

“你走吧。”斯克鲁奇说。

“我并不想要您什么东西。我对您没有什么要求；我们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呢？”

“你走吧。”

“您这么不肯通融，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您同我争吵，从来都不是我挑起的。我只是为了庆贺圣诞节才来试一试的，我还是要把过节的心情保持到底。因此，舅舅，祝您圣诞快乐！”

“去吧！”斯克鲁奇说。

“还向您恭贺新年！”

“去吧！”斯克鲁奇说。

尽管如此，外甥还是心平气和地走了出去。他在外边的门口向办事员祝贺圣诞，办事员尽管身上冷，但却比斯克鲁奇热情得多；他也满面笑容地祝对方圣诞快乐。

“办事员这个家伙，”斯克鲁奇听到他们的对话，低声咕哝说，“一个礼拜才挣十五个先令，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说什么圣诞快乐。真叫我快要发疯了。”

那个疯子让斯克鲁奇的外甥出去后，又放了另外两个人进来。这是两位大块头绅士，相貌挺讨人喜欢。他们脱下帽子，站在斯克鲁奇的办公室里，手上拿着账本和文件，朝他鞠躬致意。

“这里是斯克鲁奇与马利商行吧，”其中一位绅士望着名册说，“请问怎么称呼您，是斯克鲁奇先生呢，还是马利先生？”

“马利先生已经去世七年了，”斯克鲁奇回答，“他就是七年前今天夜里去世的。”

“他想必乐善好施，您这位合伙人无疑也同他一模一样。”那位绅士边说边拿出证件给他看。

确实如此，因为他们俩性子一模一样。斯克鲁奇一听到“乐善好施”这个晦气的字眼，便皱起眉头，摇了摇头，把证件还给对方。

“斯克鲁奇先生，在佳节将临之际，”那位绅士拿起笔说，“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眼下生活极其困难的分文不名的穷人，略微施舍点钱财了。成千



上万的人缺衣少食，连温饱都谈不上呀，先生。”

“监狱难道没有了吗？”斯克鲁奇问。

“监狱有的是。”那位绅士说，又把笔放下来。

“还有联合济贫院^①呢？”斯克鲁奇又问，“济贫院还开不开门？”

“开门。还开着呢，”那位绅士说，“我倒巴不得能让它们关门大吉呢。”

“那么，踏车和贫民救济法^②是不是有效呢？”斯克鲁奇说。

“都忙得要命呢，先生。”

“哦，听你开头的话，我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让它们运转不灵了呢，”斯克鲁奇说，“听了你后面的话我很高兴。”

“我们几个人觉得，那些机构几乎都无法向成千上万的人提供符合基督教义的帮助，使他们身心愉快，”那位绅士说，“因此准备募一笔钱，好给穷人买些酒和肉，还有一些御寒的衣物。我们挑选了这个时候，因为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时节，穷人日子最难过，富人又最开心快活。您捐多少？我给您写下来。”

“别写！”斯克鲁奇回答。

“您是要匿名捐款吗？”

“我希望你们别来啰唆，”斯克鲁奇说，“二位，既然你们问我想要什么，那么，我的回答就是这样。我不过什么圣诞节，我也没钱让那些懒虫过节。刚才提到的那些机构，我都出了钱——出得够多的了，没钱的人应该到那些地方去。”

“有许多人没法去；还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去。”

“如果他们宁可死的话，”斯克鲁奇说，“那他们就去死好了，人口过剩，这样还可以少几张嘴巴吃饭呢。何况——对不起——这些事情我一概不懂。”

“不过您是可以弄清楚的。”那位绅士说。

“这与我不相干，”斯克鲁奇回答说，“一个人弄清自己这一行的事就够了，不要去多管闲事。我自己手头忙得要命呢。再见了，二位！”

那两位明白再多说下去也是白搭，便走了。斯克鲁奇又干起自己的事儿来，心里十分得意，情绪比平时好了许多。

① 联合济贫院由教区联合设置以救济穷人，条件很差，贫民不愿意去。

② 踏车，古代用来惩罚囚犯。贫民救济法是议会通过的法案。



这时候,雾更加浓,天色更加阴晦了,引路的人^①拿着亮闪闪的火把跑来跑去揽生意,走在马车前面带路。教堂古老的钟楼里有一口声音低沉的老钟,平时总是透过墙上哥特式^②的窗户,朝下偷偷窥视斯克鲁奇,这会儿钟楼已经看不见了,报时的钟声从云雾中传来,响过之后余音袅袅,仿佛脑袋在上面冻僵了,牙齿直打战。寒气越来越凛冽。大街上院子角落里,有几个工人在修煤气管,他们在火盆里生了旺旺的一堆火,一群衣衫褴褛的成人小孩围在四周,兴高采烈地烘手,对火苗眨眼睛。水龙头在一边没人理睬,溢出的水突然冻住了,变成了令人难以亲近的冰块。商店里灯火通明,把过路人苍白的面孔映得红扑扑的;橱窗里灯火很热,照得里面冬青枝条和小红果都快裂开了。说来好笑,卖鸡鸭的和卖杂货的这两种行当出足了风头,生意好得要命,没有讨价还价和降价出售的余地,常见的这类做买卖的手段根本行不通。市长大人待在那个固若金汤的神气的府邸里发号施令,吩咐五十名厨师和男仆好好张罗,按照市长家的派头过节;就连上星期一因为喝醉酒在街上打架滋事而被罚款五先令的小裁缝,也在小阁楼里搅拌着明天要做的布丁,他那个瘦老婆呢,抱着娃娃出去买牛肉了。

雾越来越浓,天越来越冷!寒气袭来,无孔不入,冷得刺骨。当年圣邓斯坦^③要是用这样的天气,而不是他常用的武器来夹住魔鬼鼻子的话,魔鬼拼命大吼大嚷,倒是情有可原的了。寒气咬啮着一个孩子的小小的鼻子,就像是狗啃骨头一样,这个孩子把鼻尖凑到了斯克鲁奇大门的钥匙孔上,唱起圣诞赞歌来:

快乐的先生,愿上帝保佑您,

祝您万事如意!

一听到这声音,斯克鲁奇就怒气冲冲地一把抓起尺子,吓得那位歌手拔腿就跑了,飘进钥匙孔里的只剩下浓雾,还有斯克鲁奇求之不得的寒气。

账房关门的时间终于到了。斯克鲁奇满腹怨恨地从凳子上爬下来,默

① 指手执火把为人引路以获取报酬的人。

② 哥特式建筑流行于十二至十六世纪,带有尖拱。

③ 圣邓斯坦(909?—988),坎特伯雷大主教,曾为出色的金匠,因此被尊为金银珠宝匠的保护神。据说他曾在家乡用烧得通红的火钳夹住魔鬼的鼻子,迫使魔鬼求饶,承诺不再来诱惑他。



不作声地向早在小房间里盼下班的办事员示意他可以走了。办事员忙不迭地掐灭蜡烛，戴上帽子。

“那么，你明天一整天都不来了吧？”斯克鲁奇说。

“先生，那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吧？”

“不方便，”斯克鲁奇说，“而且也不公平。假如为了这个缘故，我扣掉你半个克朗^①的工钱，我断定，你一定会叫屈吧？”

办事员勉强笑了笑。

“可是，”斯克鲁奇说，“你不来上班，我还要付一天的工钱，你倒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

办事员说一年到头也难得就这么一次。

“每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掏人一次口袋，这个借口实在不高明呀！”斯克鲁奇把大衣扣到下巴口，“看起来非得放你一整天假不可了。别忘了，后天早点儿来上班。”

办事员答应后天早点儿来；斯克鲁奇气鼓鼓地咕噜了一声，走出门去。办公室立即就关上了门，办事员的白色羊毛围巾的两头长长垂在腰下面（因为他买不起大衣），为了庆祝圣诞夜，他跟在一群小孩儿后面，沿着康希尔大街结冰路往下滑行了总有二十次，然后尽快往坎顿^②的家里赶，好回去同孩子玩捉迷藏。

斯克鲁奇在他经常去的那家冷冷清清的小酒店里，冷冷清清地吃了晚饭；接着把所有的报纸看了一遍，晚上剩下来的时间便用来把银行存折算了算，之后便回家睡觉去。他住的房子原先属于他的老搭档。这套住房阴森森的，位于大院尽头一幢阴沉沉的建筑之内，这幢建筑同周围环境完全不相配，使人不禁会想象它凉必是在年轻时同其他房子捉迷藏，到了这儿之后找不到路回去而留下来了。房子年份够长、够阴郁的了；就只有斯克鲁奇一个人住在里面，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当办公室用了。院子里很暗，尽管斯克鲁奇对这里每一块石头都很熟悉，他还得用手摸索才找得着路。房子古老黑暗的门道里雾气很浓，寒气逼人，仿佛气候之神坐在门槛上在满心哀伤地沉思一样。

① 英国硬币，值五先令，现已不使用。

② 当时伦敦的一个郊区，多住穷人。